

那些一起吃路边摊的朋友

张君燕

在食欲不佳的炎热夏季里,最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莫过于晚上去街边的烧烤摊上撸串了。叫上三五个朋友,往街边的小马扎上一坐,点几个开胃小凉菜,水煮花生毛豆必不可少,肉串、鸡翅、大腰子各来几串,最后再来一筐冰啤,完美!

有人说,能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的人,必定是亲密无间或至少是熟悉的老朋友。确实,有谁见过初次约会的男女在路边摊吃东西呢?也没有人会在路边摊谈工作。他们大多会选择带点冷感的高级餐厅,身着得体的服装,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,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。只有关系近到一定程度,才会无所顾忌地跑到路边摊上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能否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,也是验证朋友关系的一个标尺。

去路边摊就简单随意多了。自然不必“锦衣华服”,甚至不用“衣冠楚楚”,穿着松垮的睡衣,脚上趿拉着拖鞋,完全不必担心朋友笑你——他自己还穿着大裤衩呢!都说女性朋友出门前要花很多时间,但如果是去路边摊吃饭,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,随便套一件衣服,凉快舒适就好,妆是不必化了,即使化了妆——烟熏火燎之后,也变成花脸猫了。

在路边摊吃饭的人们一般没什么正事,就是无聊打发时间,或者单纯就是嘴馋了,想和贴心老友一起大口吃肉,顺便轻松地聊一聊。不过,聊着聊着,就可能激动起来,或大骂某个“周扒皮”领导,或抱怨某个“不通人情”的同事。放心,声音再大也不会有人侧目。路边摊本来就是热闹的地方,一桌桌或猜拳、或大笑、或畅饮,看似互相交融,却又完全独立,每一桌就是一个小江湖,没有人会去注意别人的事情。

刚开始实习那段时间,我几乎每天都会和几个同学到单位不远处的一个路边小摊吃饭。只是往椅子上一坐,就有一种无比放松的感觉,不用再顾忌什么形象,也不用再想业务考核,专心地对付面前的美食就行了。老板娘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动作麻利的中年妇女,她最拿手的主食是担担面,色泽红亮、鲜而不腻,简直让人百吃不厌。有次晚上加班,从单位出来时已经快12点了。当我走到摊位前时,老板娘端出一碗刚做好的担担面说:“特意给你留的,快吃吧,吃完我就收摊了。”我想说些什么,可最终什么也没说,只是低头把面吃得干干净净,心和胃一下子都填得满满的。

现在,我还是很喜欢和朋友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。每当我们围着泛着油光的桌子,举着啤酒就着烤串,大块朵颐时,我就会发自内心地觉得,拥有几个能一起吃路边摊的朋友,真是人生之幸事。

夏日蝉鸣

胡巨勇

几分怡然和淡泊
用透明的翅膀
弹拨阳光的琴弦
用执著的鸣唱
婉转生活的火热

蝉,这夏天的精灵
把嘤嘤蝉鸣扎根于六月
翻阅季节的旋律

与清风为伴
在高高的论坛上讲经布道
万物都在接受它诗意的洗礼
树们是站着悟禅
而我,在聆听心灵的声音

幸福像鱼浅浅游

刘希

放暑假了,我把两个宝贝从姥姥家接来住,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,回到家,孩子不是打闹,就是哭泣,没过几天,我的新鲜劲就消失殆尽,我真想假期快点结束,好早点把他们送回姥姥家。

公司后面有个池塘,养了很多金鱼,周围住户很喜欢把剩菜剩饭倒进池塘里,看金鱼争着抢着吃食。这天晚上,池塘边聚集了很多人,个个脸上带着笑。两个女儿都喜欢看鱼、喂鱼,我也喜欢看她们喂鱼的表情,专注、可爱、充满爱心。每每下完班,女儿嚷着要去看鱼,我都会极力支持,并给她们一人买一个大面包,饶有兴趣地跟着女儿一起喂鱼。将手中的面包屑丢给金鱼的时候,女儿兴奋地叫着,姥姥在旁边叫好,我的心,就快乐得像一尾小鱼,幸福就像鱼在水里浅浅游,惬意、安适、漫无边际。

自从带她们看了鱼后,我那两个宝贝快乐了很多。有时候,她们会在睡梦里嚷着:“妈妈,你看,鱼儿又来了哦,我要喂鱼。”看着她们嘴角扬起的微笑,我也不由得笑起来。我也渐渐不再讨厌她们的哭闹了,哭是一个孩子成长的经历,孩子的眼泪是珍珠,我努力寻找她们哭泣的原因,试图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。

一天,我和5岁的大女儿起床后,她嚷着要先刷牙,我看着她拿着一盒大牙膏,正想制止她说拿错了,没想到她拿起我的牙刷和牙刷缸,挤好后再挤了她的儿童牙膏。一时间,我百感交集,一股幸福感充盈于心,眼里闪着泪花。

跟孩子在一起,居然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。我下班时,大女儿会抢先拿拖鞋给我,而小女儿会争着抢着为我倒一杯凉水,尽管她刚刚够得着饮水机,别人帮一下忙她都不让。每当她们看到我扑向我,抱着我双腿的时候,我真的很庆幸这个假期把孩子接来一起住,并为自己当时怕麻烦的想法而深深自责和后悔。

看来,再烦恼的生活,只要用点心,留点意,懂得感恩,你就会发现,你的心里,幸福就像鱼儿一样,快乐畅游。



草原套马

白英 摄

瓜棚甜事

寇俊杰

随着夏天的到来,卖西瓜的多了起来,下班回来顺路买个西瓜,不过是举手之劳,但不知为什么,这样的瓜吃起来总没有小时候的甜……

我的家乡地处平原,不是盛产西瓜的地方,印象中最近的瓜田离家也要二里地,是留根爷家种的。到了西瓜成熟的时候,隔上十天半月,父亲就叫上我,他拿着塑料编织袋,让我提着竹篮,到留根爷家的瓜地里买西瓜。

我们去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,虽然这时不是烈日当头,但空气经过一天的烘烤,余温还是很强烈的。没出村子,我的褂子就被汗水浸透了,可父亲依然迈着那有力的大步子,

我不得不小跑着跟上。好不容易到了留根爷家的西瓜地,西瓜棚就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下。瓜棚是用玉米秸搭的,像个A字,一张床就占了一半的地方,外面是用树枝搭的一个凉棚。每次我们来的时候,棚下总是或蹲或站着好些人,有来买西瓜的,有从地里干活回来路过这里的,但不管是谁,他们都是手里捧着西瓜,边吃边说笑着,见又有买主来了,他们让出一个地方。我们刚走到棚下,留根爷就已经把浸在水里的西瓜拿到了木板上。水是他从井里打上来的冰水。只听“咔嚓咔嚓”几声,留根爷切开西瓜,笑着对我和父亲说:“来吧,先尝尝。”我们毫不客气地走上前去,一人一块,像喝冰糖水一样,大口吃起来。汁甜味美的西瓜,再加上冰凉冰凉的感觉,几口下去,浑身暑

意顿消,一身汗也没了,让人感到通体清凉,精神倍增。

到留根爷的瓜地买瓜可以先随便吃,而且完全是白吃。我们吃西瓜的时候,留根爷拿着我们的编织袋,到瓜地里给我们摘西瓜,然后背回来,和父亲抬着过称。留根爷的瓜地里有一种叫“牛角酥”的甜瓜,特别好吃,还种着面瓜,父亲就买一些。甜瓜又酥又脆,主要是让我和哥哥姐姐吃;面瓜又软又面,主要是让爷爷奶奶吃。这两种瓜都贵得多,父亲一样只买两个,装在竹篮里让我提着。但每次付完钱,留根爷总是再往我篮子里放一个面瓜,父亲不让或是耍付钱,留根爷说什么也不收,说是让老人们尝尝他种的面瓜,这是他的心意。

回来的路上,父亲总要感慨几句:“留根叔是个好人,种瓜多累啊,可是去地里干活的人路过他的瓜棚,他总是让人家进去吃西瓜,而且还不要钱。都说他种的瓜甜,实际上是他对人太实在了啊!”